

多重危機、海洋邊界與地緣政治生態： 從臺灣周邊海域出發的全球視野

洪伯邑*

在多重危機 (polycrisis) 的年代，世界局勢不再只停留在新聞標題裡。俄烏戰爭牽動黑海糧食通道，中東與紅海的緊張推高能源與運費，多份國際分析也提醒，臺灣海峽一旦受阻，對全球海運與供應鏈的衝擊甚至可能高過荷姆茲海峽。世界經濟論壇《全球風險報告 2025》明確指出，短期最可能引爆全球性危機的是地緣經濟對抗，長期則是氣候變遷與地球系統的臨界改變 (World Economic Forum, 2025) ——戰爭、經濟與生態，已不再是可以分開談的議題，而是同一張不斷被改寫的世界圖景裡的不同面向。

對生活在臺灣的人來說，這些「全球風險」並不遙遠。臺灣海峽與周邊海域同時是貨輪油輪的必經航道、各國軍艦軍機穿梭的戰略要衝，也是沿海社區賴以維生的漁場與生活空間。當地緣政治對抗升高、氣候變遷加劇、能源轉型加速，最先感受到變化的，往往不是會議室裡的談判代表，而是出海的漁民、在船上工作的移工、在海邊看著風電機組長大的孩子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地緣政治生態 (geopolitical ecology) 與邊界研究 (border studies) 提供了兩個彼此交錯的理論視野。前者讓我們看見，多重危機是國家與企業透過土地、海洋與生態系追求權力與利益的結果，同時也暴露出地球系統本身的反撲；後者則提醒我們，地圖上的線實際上是透過專屬經濟區、保護區、航道管制、巡防與灰色地帶行動，在海上與日常生活中被不斷實作、調整與爭議的過程。近年我以臺灣及其周邊再到遠洋海域為觀測點，透過田野經驗與研究片段，描繪那些被多重危機重新塑造的海洋邊界與生活風景。

一、邊界上的地緣政治生態

傳統地緣政治關心的是國家如何爭奪領土、資源與戰略位置；地緣政治生

*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

態要追問的，是這些爭奪如何總是透過土地、海洋、水源、能源與生態系展開。戰爭不只是軍事衝突，邊界不只是主權線條，它們同時也是對環境的重新劃分、對資源的重新分配，以及對不同生命形式生存條件的重新安排。從糧食通道受阻、能源航線緊張，到海平面上升、漁場變動與保育區擴張，背後都牽涉到誰有權力劃界、誰必須承擔代價。

具體而言，我以三個概念為核心：「區分」、「共享」與「多重物質性」(Hung, 2025)。第一是「區分」(partition)，各種空間劃分——國界、專屬經濟區、保護區、演訓區、捕撈禁區——回答的都是同一組問題：誰可以進入，誰必須退出，誰被視為例外。第二是「共享」(share)，但這往往不是平均分配的理想，而是被迫共享後果——戰爭的汙染、海上的塑膠廢棄物、氣候風險與輻射外洩，都不會停在邊界線前。第三是「多重物質性」(multiple materialities)，地球由陸地、海洋、冰層、風場、水流、魚群、海床等不同物質條件構成，這些特性會反過來限制或改變國家權力的作用方式：寒流會改變漁汛，颱風路徑會改變軍事部署，洋流與海底地形會限制電纜與管線的鋪設。一旦這樣理解，邊界正是國家、資本與各種非人行動者彼此碰撞的地方；談臺灣周邊海域，便同時站在地緣政治生態與邊界研究的交界上。

二、海洋作為流動的邊界

邊界不是地圖上早已存在的線，而是一連串持續進行的實作：劃線、分類、巡邏、執法、保育、開發、監測，以及對人和非人移動的管理。海洋讓這件事變得格外明顯。表面可以劃出專屬經濟區或航道，但海洋本身並不靜止：它有深度、流動與時間性；魚群遷徙，海流改變，海床、潮間帶、風場各有不同物質條件。你可以為魚群劃管理區，卻無法命令魚不要越界；你可以把海域指定為保護區，卻無法讓潮汐與風場配合行政邏輯運作。海洋邊界因此總是處在劃定與失效、固定與移動之間，與其說是穩定的線，不如說是不斷被重新做出來的關係(Hung & Lien, 2022)。

這樣的張力並非臺灣獨有。從北海的離岸風電與漁業之爭、地中海的移民邊境與救援政治，到南海的島礁工程與九段線爭議、北極融冰後重新被劃分的航道與資源，全球各個海域都正在經歷類似的邊界重構。藍色經濟(blue economy)的語言表面上談永續利用，卻往往伴隨新的圈地與排除，把原本開放、複雜的海域劃成可以配置利益與風險的區域。國家權力也在這個過程中轉型：漁船成為主權宣示的基礎設施，保護區同時是保育裝置與安全治理工具，

風電場、海底電纜、海洋觀測站與巡防系統，也都成為新的邊界技術。要理解今天的海上世界，不能只問邊界在哪裡，而必須追問：邊界是如何被做出來的？又如何在地球系統的變動中，不斷被重新做出來？

三、臺灣周邊海域：多重危機的疊合現場

在眾多可能的觀測點中，臺灣周邊海域同時疊合了戰略競逐、能源轉型、生態保育、漁業生計與日常生活五種尺度，是一個特別清楚的視窗。以臺灣海峽為例，對國家而言，這裡是航道、警戒線、軍事部署與能源規劃的場所；對漁民、海洋生物與沿海社區而言，這裡同時是漁場、遷徙路徑與生活空間。當國家將外海規劃為離岸風電區、或將部分海域界定為保育空間，看起來是不同政策領域的專業分工，實際上都在重新劃定誰可以進入、誰必須讓位。

田野裡這些重新劃定的過程，常常以非常具體的形式出現（Hung, 2020）。在彰化外海的離岸風電施工區邊緣，曾有資深漁民指著海面對我說：「以前我們是跟著魚走，現在要先問政府哪裡可以下網。」短短一句話，把能源轉型、生態變動與生計擠壓同時收進來。風機底座改變了局部洋流與底棲生態，施工期的噪音影響魚群分布，警戒範圍則改變漁民的航行路線與作業時段——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政策爭議，而是船上每一次轉舵與下網的具體決定。從地緣政治生態來看，離岸風電不只是綠能發展，而是國家在晶片產業、能源安全、減碳治理與海洋空間重組之間的重新部署；能源轉型並不發生在沒有歷史、沒有衝突的空白海面，而是在既有的生態關係、地方生計與海上權力結構中，透過新的邊界實作被推進。

臺灣周邊的邊界，也不只有明確的法律邊界，還包括那些模糊、可變、高度政治化的灰色地帶。這些空間往往沒有爆發正式戰爭，卻持續透過巡防、漁業協議、海上執法與主權宣示，反覆重組國家之間的關係（Lien, Havice, & Hung, 2025）。以釣魚臺周邊海域為例，臺日漁業協議所創造的共享與排除，說明海洋邊界不只是硬碰硬的主權衝突，也可能是權利重疊、執法交錯與模糊治理並存的空間——邊界可以是流動的、暫時的、策略性的。對臺灣而言，這些變化最後都會回到日常的提問：誰還能出海？哪片海域突然不能捕魚？為什麼同一片海，昨天是保育，今天變成開發，明天又成為地緣政治安全議題的前線？這些問題看似零碎，卻正是多重危機最真實的面貌：它改變的不只是主權的形狀，也改變了海洋生物的生存條件、沿海社區的時間感，以及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想像。

四、漁村、田野與多重物質性

漁村、漁港、潮間帶、小島聚落與海上作業現場，是多重危機真正被感受與承受的地方。在這些空間裡，邊界很少以抽象國界的形式出現，更常表現為日常的限制與不確定性：哪裡今天不能去，哪種作業方式突然不被允許，哪片海域名義上仍在、實際上卻已被其他用途擠壓。全球局勢之所以成為地方生活的一部分，正因為邊界與治理早已滲進人們安排生計、理解風險與想像未來的方式裡。

研究這些問題不能只停留在政策文件或國際法條文上。要理解國家如何透過海洋、資源與生態系展開權力，必須同時進入制度與現場；多重物質性不能只靠概念把握，還需要透過田野、制度民族誌與在地知識，才能看見國家權力在不同尺度上如何被實作、調整，也如何遭遇阻力。對某些人來說，邊界是巡防單位、漁業協議與執法船隻；對另一些人來說，邊界則是季節變化、魚群遷徙與潮汐節律。這些理解並不彼此排斥，而是共同構成海上生活的現實。研究者若只沿用陸地式、國家中心的領域想像，很容易把海上的不確定性誤認為混亂；但從地方生活來看，許多所謂的模糊，其實是人們長期在多重權力與物質條件之間摸索出來的生存方式 (Ho, Lin, & Hung, 2026)。

田野不只是蒐集資料的方法，也會反過來改變研究者理解領域與邊界的方式。在漁村、港口或海岸社區裡，聽人們談一片海、記憶它的變化、感受它被重新劃分，會發現領域從來不只是國家獨占的空間想像，而是人和海、人和魚群、人和季風之間長時間累積的關係。如果地球本身也是行動者之一，那麼未來的領域主體性，就不能只建立在固定疆界、單一主權與排他性身分上，而必須建立在更開放、更具關係性的想像之上。

五、從邊界出發的全球視野

走到這裡，或許可以重新理解「全球視野」的意涵。它不一定是把眼光投向更遠的戰場或更宏觀的國際趨勢；很多時候，全球視野反而來自更貼近地表的眼界——從島嶼周邊的海域、從邊界反覆被做出來的地方、從那些看似零碎卻不斷被改寫的生活空間，去理解世界如何運作。以臺灣周邊海域為起點之所以重要，不只因為它位於戰略要衝，更因為它讓我們看見：地緣政治、資源治理、氣候變遷與日常生活，從來不是分開發生的事情。

把地緣政治生態與邊界研究疊在一起，多重危機並不是幾場彼此無關的災難同時降臨，而是同一套世界秩序在不同尺度上的表現。它可能以戰爭、保育、綠能、邊境執法或空間分區的形式出現，但背後始終圍繞著同樣的問題：地球如何被劃分？資源如何被占用？風險由誰承擔？又有誰被允許想像不同的未來？這也讓「共享」成為比「分界」更重要的問題——氣候變遷不會停在國界線前，海洋生物不會服從行政區劃，汙染、暖化、資源耗竭與軍事風險，都在提醒我們：人類從來不是單獨活在自己的界線裡，而是與各種人類和非人生命，共同嵌在同一個會反應、會變動的地球系統中。

也因此，從臺灣周邊出發，更值得思考的並不是替這片海域找到一個固定的理論答案，而是透過這些海洋邊界與生活空間，思考另一種領域主體性 (territorial subjectivity) 的可能 (Hung, 2025)。這樣的主體性，不再只建立在出生地、血緣或排他性的主權想像上，而是建立在關係、責任與共存之上；它承認不同生命形式共享同一個脆弱而動盪的世界，也承認每一條邊界背後，都有尚未被充分聽見的地方知識、生活經驗與生態連結。所謂全球視野，說到底不是看得更遠，而是願意從臺灣周邊那些經常被當作邊陲的海域與生活現場出發，看見世界其實早已在那裡具體長出來。

參考文獻

- Lien, Y.-H., Havice, E., & Hung, P.-Y. (2025). Settling disputed oceans: Law, enforcement,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the Taiwan-Japan fisheries agreement. *Political Geography*, 118: 103277.
- Ho, C.-Y., Lin, Y.-C., & Hung, P.-Y. (2026). Scientized territoriality over the ocean: Data production, resource distribution,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high seas fishery. *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: Politics and Space*, 44(2): 312-330.
- Hung, P.-Y. (2025). Gaia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state territoriality: A dialogue with critical geopolitical ecology. *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*, 15(3): 474-478.
- Hung, P.-Y., & Lien, Y.-H. (2022). Maritime borders: A reconsider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territorialities over the ocean. *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*, 46(3): 870-889.
- Hung, P.-Y. (2020). Placing green energy in the sea: Offshore wind farms, dolphins, oysters, and the territorial politics of the intertidal zone in Taiwan. *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*, 110(1): 56-77.
- World Economic Forum. (2025). *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5* (20th ed.). <https://www.weforum.org/publications/global-risks-report-2025/>